



约翰·克利斯朵夫





约翰·克利斯朵夫

《四》

原著：【法】罗曼·罗兰

翻译：傅雷

改编：王瑞芳

绘画：张定华 徐珍 张宏

图书扫描：CD2000

修图制作：书趣





1. 朗依哀先生知道女儿对清苦的生活厌倦了，便托人把他们调回了巴黎。克利斯朵夫闻讯，立刻高兴地去看望奥里维。可是一见之下，他们都意想不到地发窘。克利斯朵夫觉得奥里维好象不是以前的奥里维了。



2. 这时，雅葛丽纳的姨母去世，她得到了一大笔遗产。她一天天变了，身上的诗意消失了，变得庸俗不堪。她对自己过去在爱情中慷慨献身的行为也不以为然了。奥里维感觉到她常用苛刻的目光打量他，心里又不安又屈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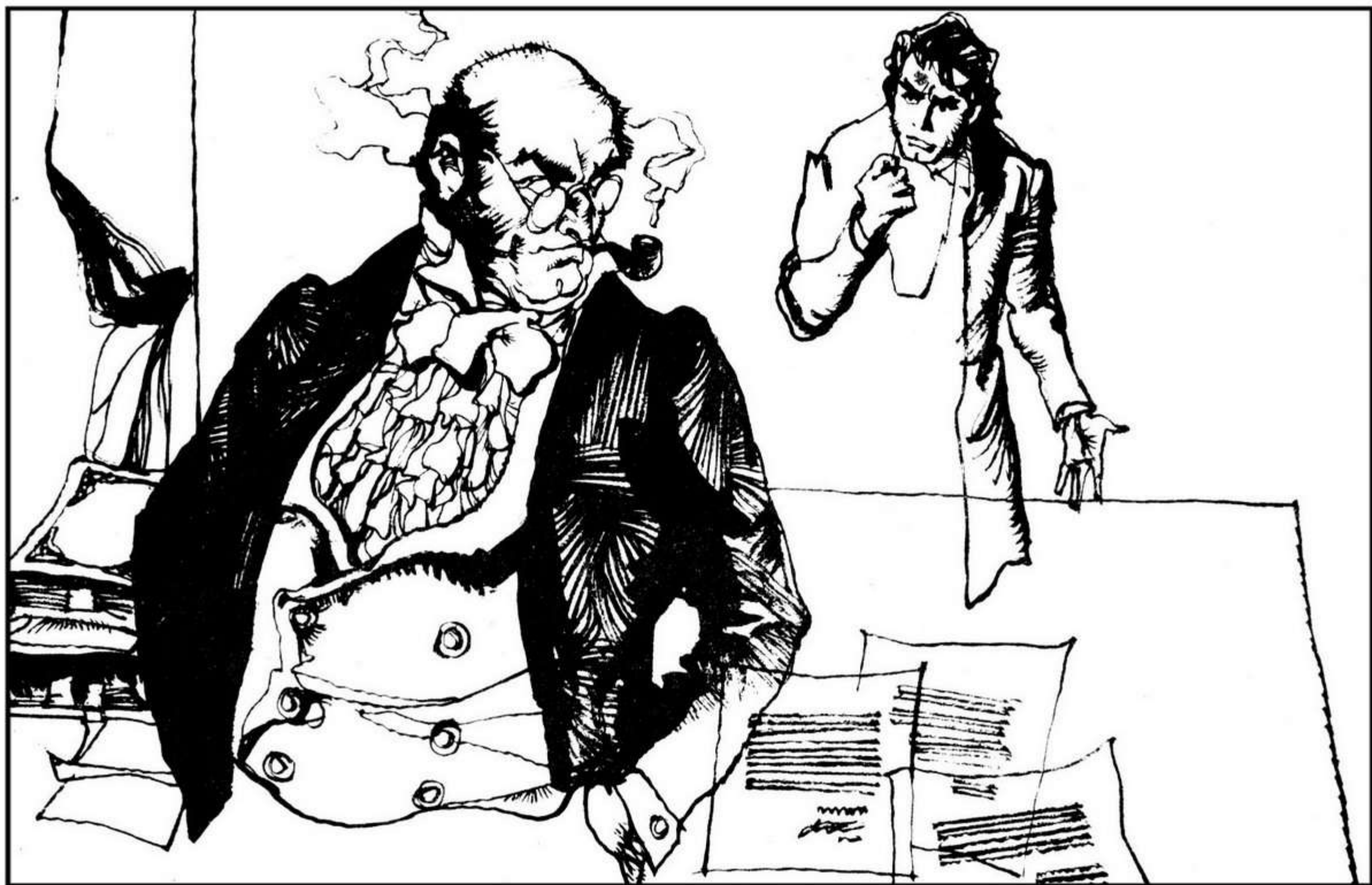
3. 奥里维没有力量奋斗，他也变了。他辞掉厂教职。专门从事写作。以前，他曾为不能完全献身艺术而痛苦，现在有条件了，他却写不出来了。他丢下笔，游手好闲，迷失了方向。



4. 不久，朗依哀的去世和他们有了孩子这两件事，使他们彼此接近了些。以前，雅葛丽纳苦闷时，往往以为孩子可以救她，可现在，孩子来了，救星却没有来。她对那个要把她和一个已经死去的“过去”连在一起的孩子感到恼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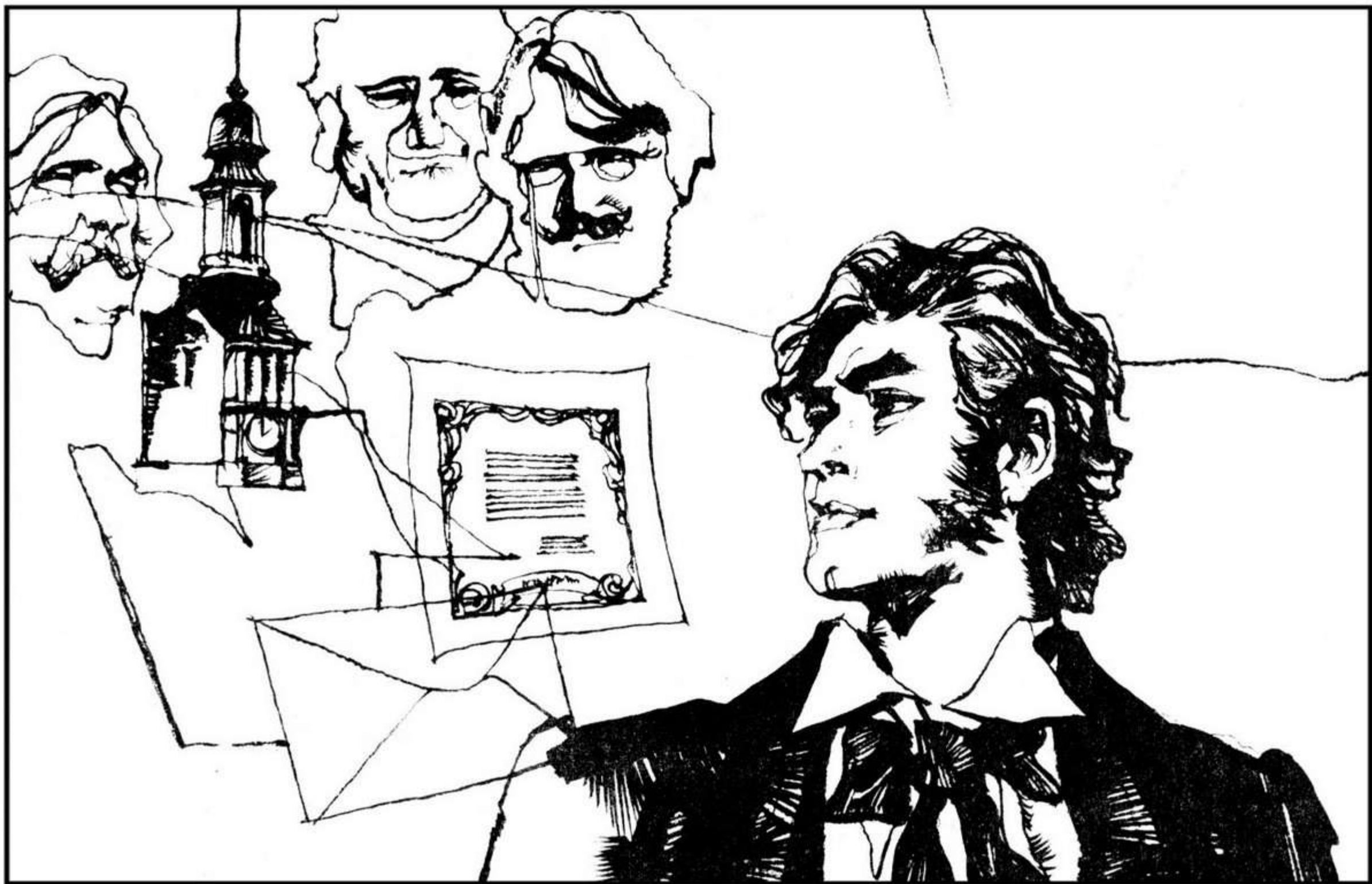
5. 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渐渐疏远了。这时，《大日报》的恩主们请他替报馆主办的广告性质的游艺会上一支荒谬的颂歌写音乐，他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受恩不报”使恩主们恼羞成怒，于是他们开始攻击他了。



6. 偏偏在这时，克利斯朵夫又和哀区脱闹翻了——他发现哀区脱擅自篡改他的作品，便怒不可遏地去找哀区脱算帐。哀区脱拿出了契约，克利斯朵夫签约时根本没仔细看过，哀区脱说：“这些作品现在是属于我的。”



7. 克利斯朵夫狼狈不堪，他发誓要赎回自己的作品。哀区脱要了他以前收入多五十倍的代价，克利斯朵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得在半年内凑足这笔巨款，为此，他退掉了住房，卖掉了好多东西，还远远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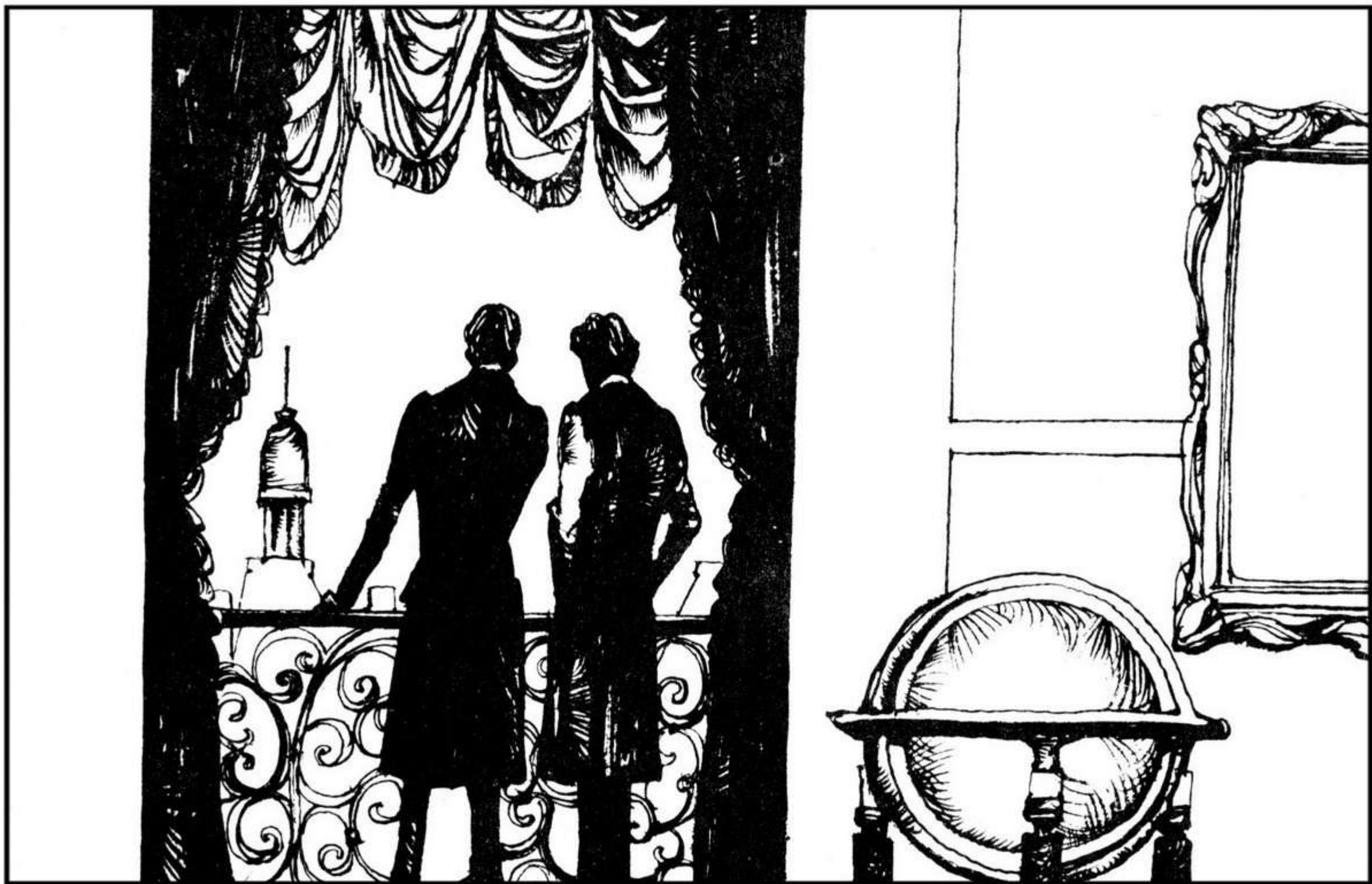
8. 正当克利斯朵夫四面受敌的时候，突然，一切都改变了，报纸停止了对他的攻击，甚至赞美起他来。莱比锡一个有名的出版商来信要求承印他的作品，奥国大使馆来信表示愿意在使馆的庆祝会上演奏他的曲子……



9. 克利斯朵夫被邀请参加音乐会，居然受奥国大使热情的招待。这种突如其来的转机是从何而来的呢？克利斯朵夫向大使探问，大使说裴莱尼伯爵和夫人对他非常钦佩。克利斯朵夫更糊涂了，他连这个姓氏都没听到过。



10. 不过，克利斯朵夫不想认识他们，他只想能到故乡去静休几天。他要再看看他的莱茵河，他的天空，他的埋着亲人的土地。可是通缉令还没有撤消，他的想法几乎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欲望。



11. 一次，他偶然和德国使馆一位青年随员说起这桩心事。没几天，这位随员竟给他送来了一张护照，说某个大人物对他深表同情，已设法让那里的地方当局对克利斯朵夫回去两天装聋作哑。



12. 第二天，他又去了，心中忽然涌出一支无忧无虑的快乐的颂歌。他坐在墓栏上把这支歌记了下来，并把它藏在母亲坟边的草丛里：“不久，它就会化成泥土，好吧，我这是给你一个人的，妈妈！”



13. 他又回到故乡了。他呆在墓园里，父亲和祖父并肩长眠，母亲坟上的草长得很高。他坐在坟前，仿佛就在自己冢里，和亲人在一块，手握着手，亲切地谈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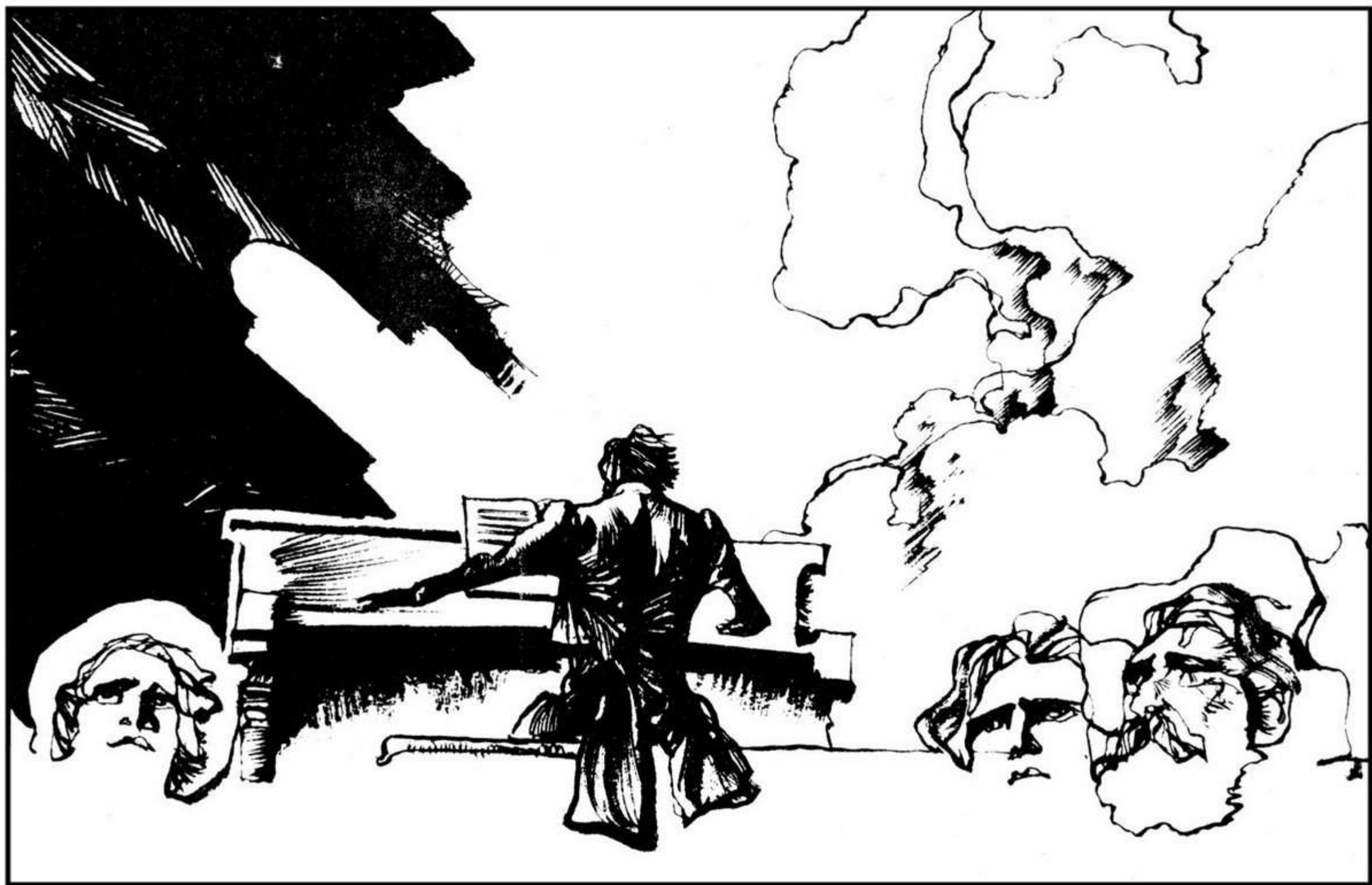
14. 雅葛丽纳终于扔下奥里维和孩子，跟着情人走了。痛苦把奥里维压倒了，他责备自己没能使雅葛丽纳幸福，伤心得几乎活不下去。克利斯朵夫竭尽全力劝慰甚至反激他，都无济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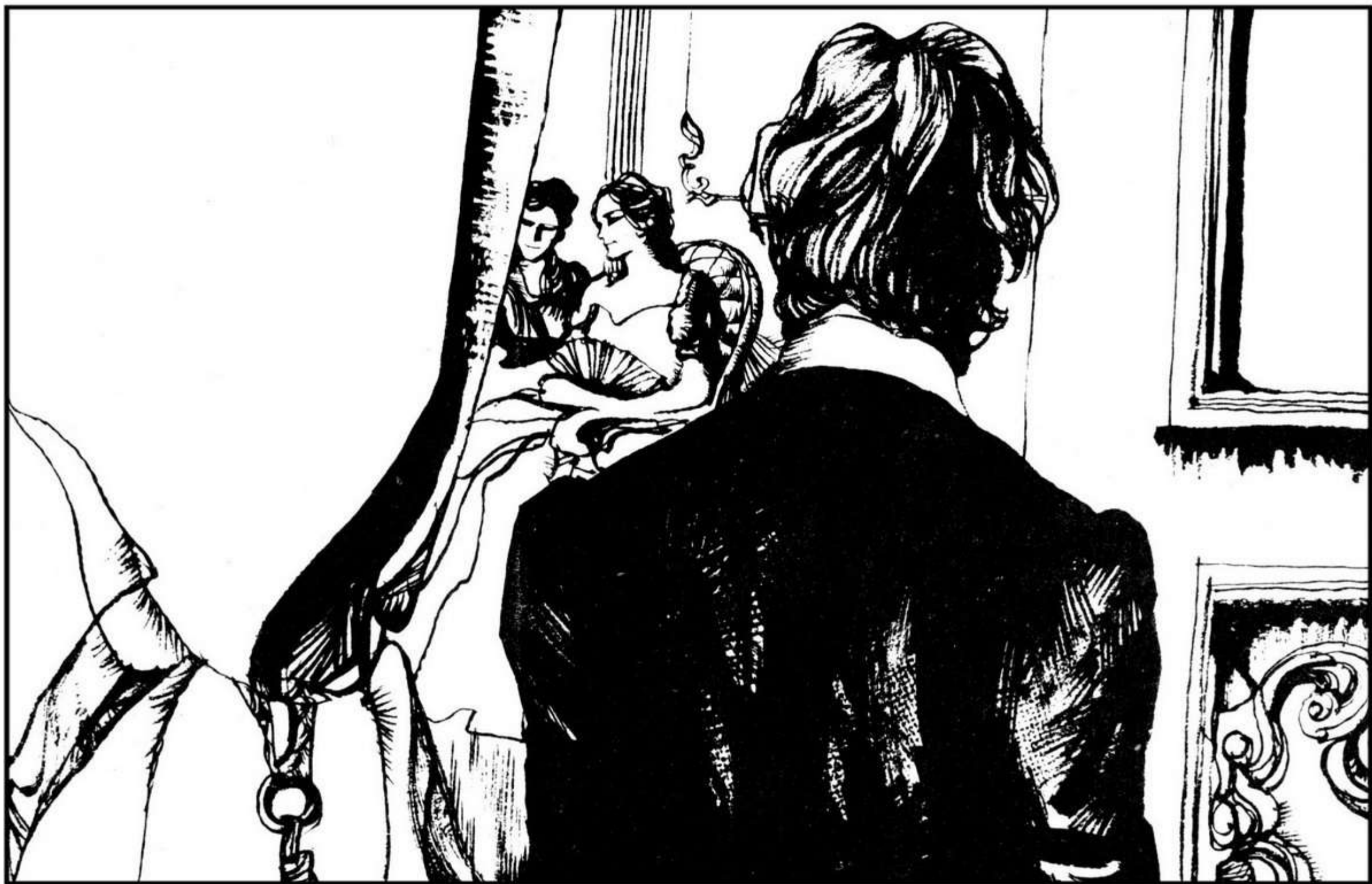
15. 在奥里维心情沮丧的时候，一切病痛都乘虚而入，流行性感冒、支气管炎、肺炎都来找他了。大半个夏天，克利斯朵夫都尽心尽意地照料着他，但对他精神上的疾病却无能为力。



16. 克利斯朵夫以平静的心境回到了巴黎。一天早晨，他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开门一看，是奥里维！“克利斯朵夫，救救我！她走了，我只有你了！”奥里维哭着说。



17. 这段时间，克利斯朵夫的艺术思想发生着变化，变得更宽广，更富于人民性。他希望音乐不再是只有内行才了解的高深复杂的结构，他要音乐成为和人类沟通的桥梁。渐渐地，他的名字在广大群众面前也有了号召力。



18. 一天，克利斯朵夫安顿好奥里维，到奥国大使馆去出席一个晚会。忽然，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她坐在一群漂亮的妇女中间，微微探着身子听人家谈话，脸上浮现出一副机灵的、心不在焉的笑容。



19. 他向她走去，向她行着礼。这时，大使夫人向他介绍说，这就是裴莱尼伯爵夫人。克利斯朵夫什么也没听见，在他的心日中，她始终是小葛拉齐亚！



20. 葛拉齐亚是随丈夫——奥国大使馆的青年随员一起到巴黎来的。由于裴莱尼伯爵的社会关系，也由于她本身的魅力和聪明，使她变成了巴黎最受人瞩目的太太之一。



21. 她一直记着克利斯朵夫，对自己幼年时代对他的爱感到又甜蜜又可笑。她希望她能成功，暗暗地帮助他：报上抨击文章的消失、大使馆的音乐会、出版商的合同、甚至回国护照的取得，都是她努力的结果。



22. 他们热烈地交谈着。这时，一位高大俊美的青年走来，葛拉齐亚介绍说这是她的丈夫。克利斯朵夫心中的光明顿时消失了。她从前爱他的时候他忽视了，如今才重遇，他就认为她应该是他的，他不能容忍别人把她抢去。



23. 几天后，他去找葛拉齐亚。屋子里一片混乱，仆役们正在在打点行装。葛拉齐亚又决活又兴奋，说他们要到美国去了。泪水涌上了克利斯朵夫的眼睛：“啊，我才把你找到就把你失掉了？”



24. “我们什么时候再能相会呢？”他问。葛拉齐亚做了个困惑的手势。她知道他爱她，但她心中现在只有一种恬静的友谊了，“我会永远想念你的。”她说。克利斯朵夫亲吻了那只小手，然后说：“再会了。”



25. 克利斯朵夫感谢她的帮助，葛拉齐亚说：“我应当报答你的多着呢！”她讲起了童年时，由于他的音乐才发现了世界上一切美妙的东西，讲到了那场被人大喝倒彩的音乐会……



26. 自雅葛丽纳出走后，奥里维一直处在自嗟自叹的境况中。这天，和他同住一幢楼的面包师傅因为贫穷，和五个孩子一起自杀了。这件事使奥里维十分震惊。



27. 他去找克利斯朵夫，认为应该拯救这些地狱中的人。克利斯朵夫因之大为动心。他和奥里维开始研究社会的灾难，参加慈善活动。他们也参加民众集会，并结识了一些演说家和工人运动的领袖。



28. 奥里维很快发现自己和群众是格格不入的，而克利斯朵夫却能毫不费力地和工人称兄道弟，和他们一起喝酒、争论。不过，他们毕竟不是干社会革命的人，不久，就又躲进了家里。



29. 在一次聚会上，奥里维认识了老鞋匠的孙子爱麦虞限，这是一个十三岁的驼背的孩子。孩子被奥里维静默的心灵吸引了，竭力接近着奥里维，奥里维又高兴又惶惑。



30. 奥里维把孩子推荐到印刷所去当学徒。每天晚上，爱麦虞限都到奥里维这儿来，孩子的精神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抱着狂热的求知欲钻到书本里去。



31. 克利斯朵夫手脚并用地挤进了密集的人堆。尽管他跟法国群众和他们的要求毫不相干，但他仍感到兴奋极了。奥里维无可奈何地跟在后面，他看见小驼子爬在一座卖报亭的顶上，得意洋洋。他很替这孩子担心。



32. 骑兵们被人们扔石子扔得不耐烦了，上前来廓清道路。人群开始混乱了，人们一边逃散一边辱骂着士兵们。克利斯朵夫遇到几位朋友，他们相约到奥兰丽饭店里去。奥里维不想喝酒，准备先回家去。



33. 奥里维刚想转进一条小巷，忽然看见爱麦虞限从卖报亭上摔了下来，奔逃的人们踩在他身上。他立即返身去搭救小驼子，没想到两人一起被追来的警察冲倒了，人们高声惊叫起来。



34. 一场混战开始了。不到一小时，到处都放起枪来，许多窗口挂起了红旗，局面完全变成了暴动的形势，全区都成了战场。克利斯朵夫并不知道奥里维还在这里，他爬在障碍物上高唱着他作的革命歌曲，神采飞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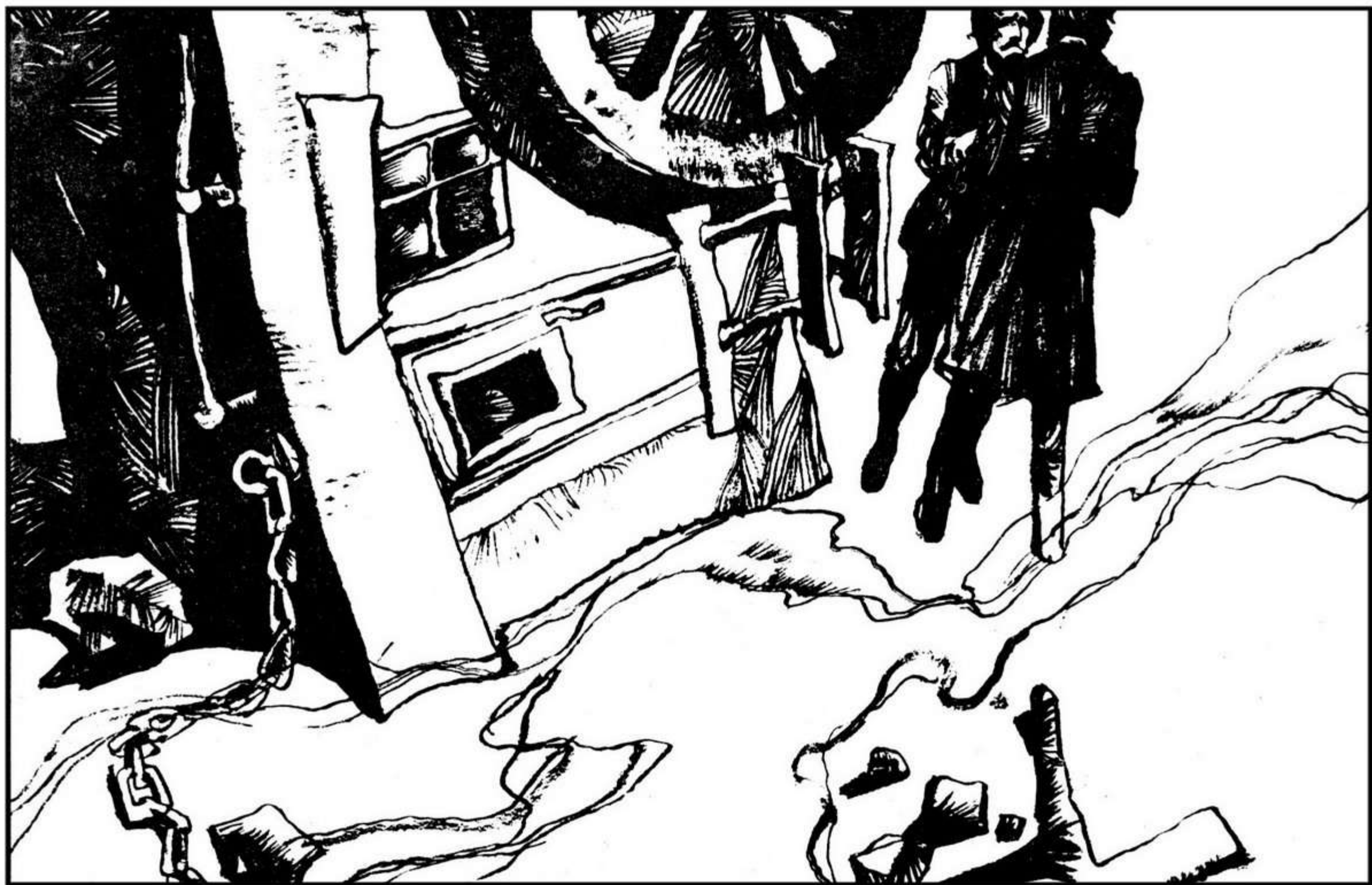
35. 五月一日那天，克利斯朵夫约奥里维到城里去散步。因为节前曾有人大吹大擂地预告这一天将有示威运动，所以街头巷尾掩掩藏藏地站着成群的警察。



36. 在奥兰丽饭店门前，警察和骑兵拦住了去路，人们不由得挤成一堆。开始，人们并没有恶意，只觉得彼此拥挤，骂骂警察挺有意思，可是，渐渐地，越来越挤，人们的情绪也急躁起来。



37. 一位叫玛奴斯的朋友在街上找到克利斯朵夫，他正在翻倒的街车旁拿着手枪向天空放着玩。玛奴斯好不容易才使他相信他应该立即到瑞士去躲一躲，并说奥里维明天会到瑞士找他。



38. 在火车上，克利斯朵夫把刚才的事重温了一遍。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同那些信仰不同的人一起叫喊、打架。现在，他又得逃，逃，仿佛逃就是他的命运。不过，离开巴黎他并不难过，只要奥里维和他在一起就行。



39. 奥里维被一些人七手八脚地抬进奥兰丽饭店时，已经奄奄一息。几位朋友忽然想起了克利斯朵夫，觉得应该马上让他离开这儿，否则官方一定会拿他出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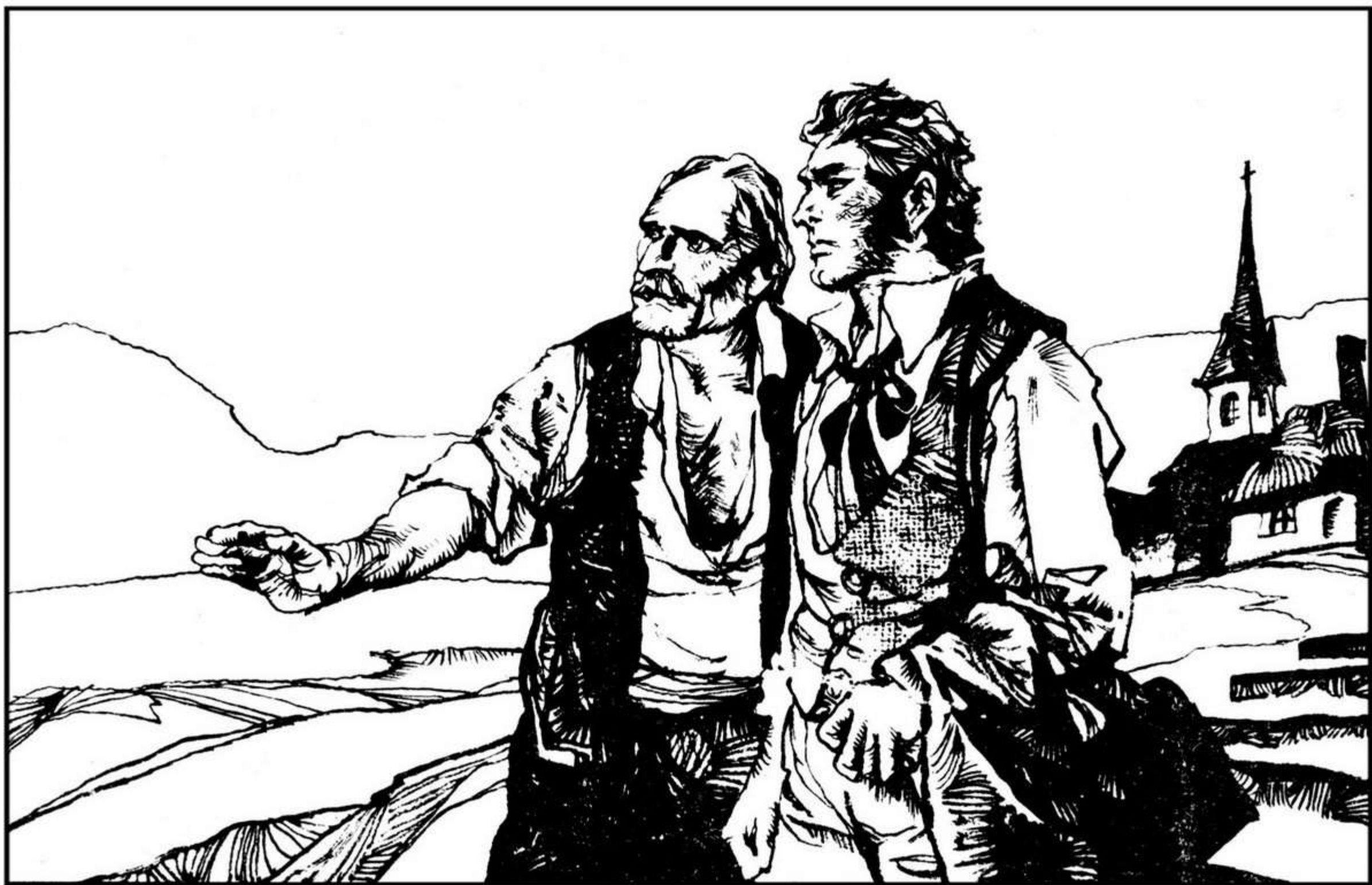
40. 他在瑞士一家约定的旅馆住下，焦急地等待着奥里维。整整一天，他坐立不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他。晚上，他终于接到了巴黎的来信，他哆哆嗦嗦地拆开信封一看，顿时晕了过去——奥里维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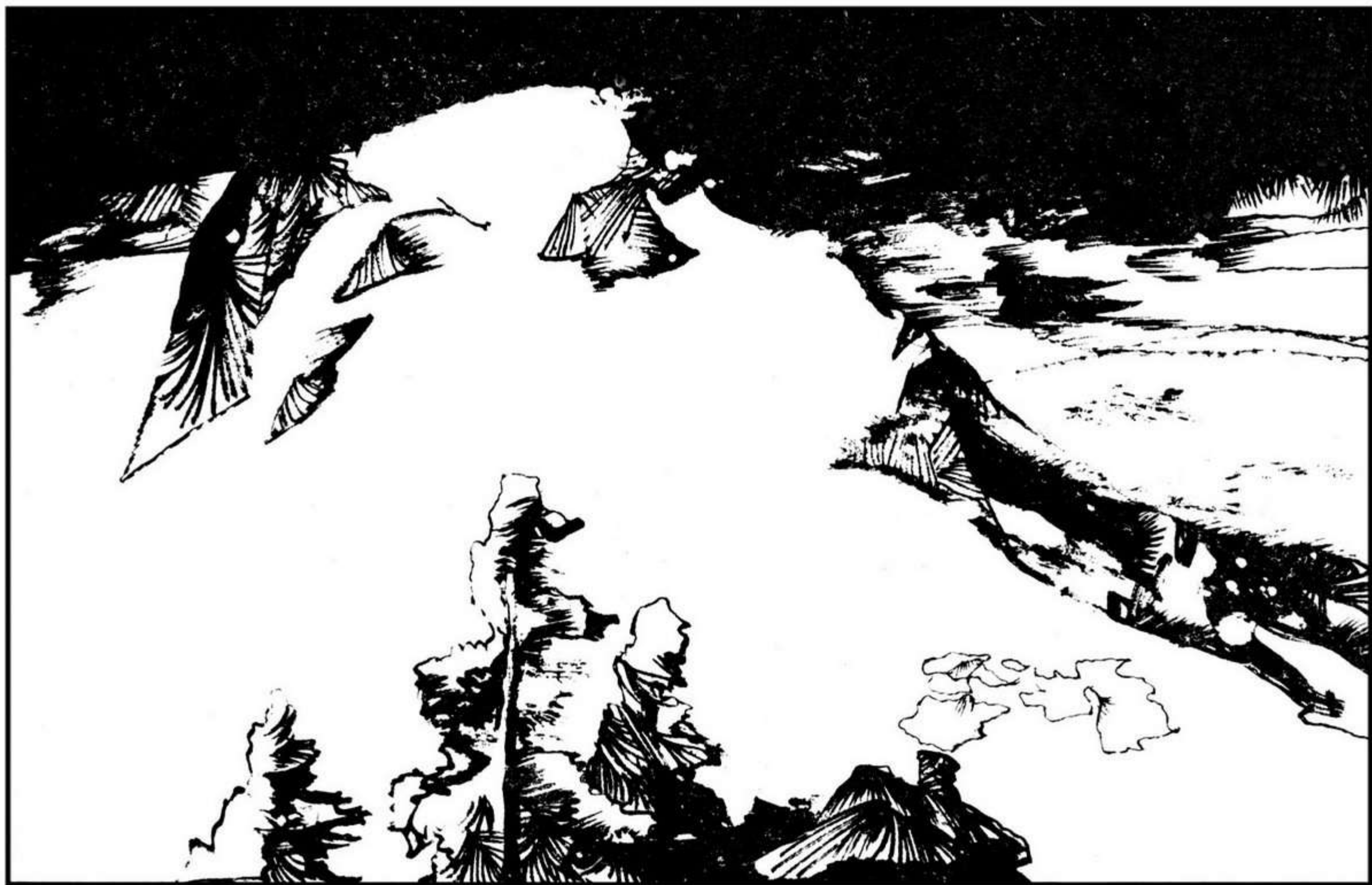
41. 他走出车站，在黑夜里胡乱闯着。他时而倒在地上嚎啕大哭，时而埋头乱闯。直闯到第二天黄昏，才向一户农夫讨了块面包吃并在农夫的牛棚里休息了几小时。



42. 克利斯朵夫一醒过来，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巴黎去！他搭上了火车，在车厢里嚷着：“不可能！不可能！”火车刚到法国边境就停住不开了。克利斯朵夫暴跳如雷，可是毫无用处，两三个小时内什么车也没有。



43. 天亮了，农夫把一张报纸交给他，他发现在通缉令下面，赫然印着他的照片。“你去告发我吧！”他说。农夫把他带到村口，指着一条路说：“边境在那边，你走吧！”



44. 克利斯朵夫莫名其妙地上了路。他躲到瑞士的汝拉山脉中一个孤独的农民家里，思念着他的亡友，哀痛把他的心揉碎了。



45. 岁月流逝，克利斯朵夫的生命力快消耗完了，可他仍撑着身子走出门去。他走过一座疯人院，发现一位从前很出名的德国作家呆呆地坐在一棵大树下，两眼直勾勾地瞪着前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46. 克利斯朵夫不胜怜悯地问他在等什么，那疯人说：“等复活。”这句话象火箭一般射到克利斯朵夫心里，他打了个寒噤，赶紧往回走。



47. 这夜，他似睡非睡。春天的季候风吹开了他的窗户，他跳下床，张着嘴，空气进入他的喉管，新生命的波浪灌饱了他的肺腑，他手舞足蹈地嚷着：“噢！生命，你终于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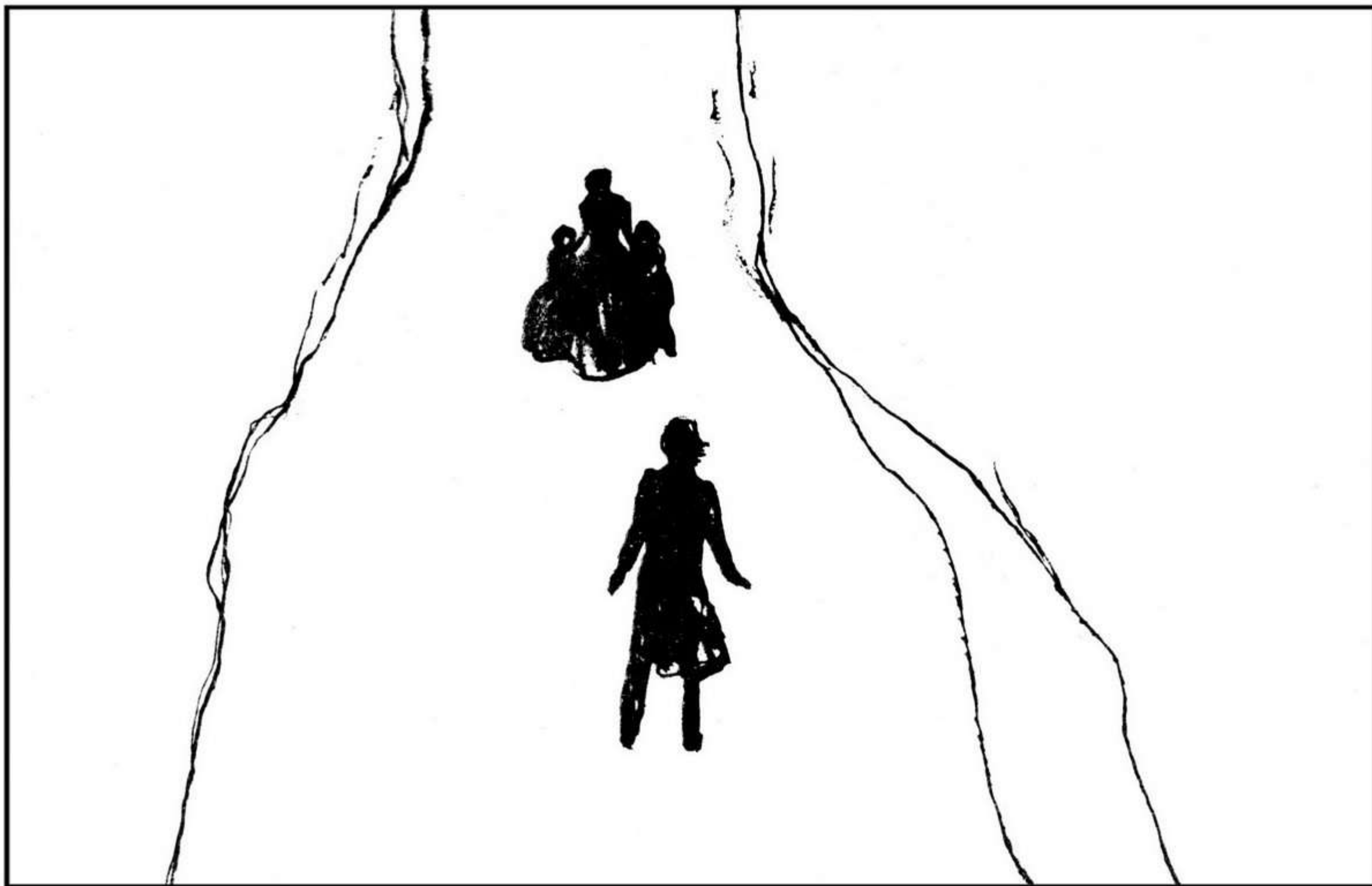
48. 克利斯朵夫听见生命的歌声象泉水啁语一般在胸中响亮，他又动手写了。往往一个乐思还没写完，另外一个又涌了上来。他写着，写在衬衣的袖口上，帽子的飘带上……他没有时间思索，也没有时间生活。



49. 夏天的一个傍晚，他在村外漫步，沿着一条弯曲的小路走了很远。他忽然发现了，后面跟着一位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妇人，他们都认出来了，轻轻地说：“葛拉齐亚！”“克利斯朵夫！”



50. 他的头上出现了星星白发，好似秋天的花在九月里一夜间开遍了草原。他变得心平气和了，他明白了控制人生的战斗的是上帝，一朝面对着震撼世界的力量，他的骄傲、人类的骄傲，都是没用的。



51. 克利斯朵夫既不恼怒也不再想战斗，只顾创造他自己的梦境，很少有人能了解他大胆的晚年作品。德国的旧案早已撤消，法国的流血事件也早被忘却，他自由了，可他仍爱住在瑞士，做一个陌生人中间的陌生人。



52. 葛拉齐亚戴着孝：裴莱尼伯爵几个月前在一次决斗中送了命。她痛苦、衰老但风韵犹存。奥里维死后，克利斯朵夫始终是孤独的，此时，十年孤独的郁积都发泄了出来，他觉得十分需要温情，心中又积满了爱。



53. 他们不再提到爱情，但心灵却彼此渗透了。他们常常去散步……克利斯朵夫叙述着他过去的斗争和苦恼，不过现在他已不觉得悲伤了。在她的身旁，在她人的目光下，一切都很单纯，好象是应该那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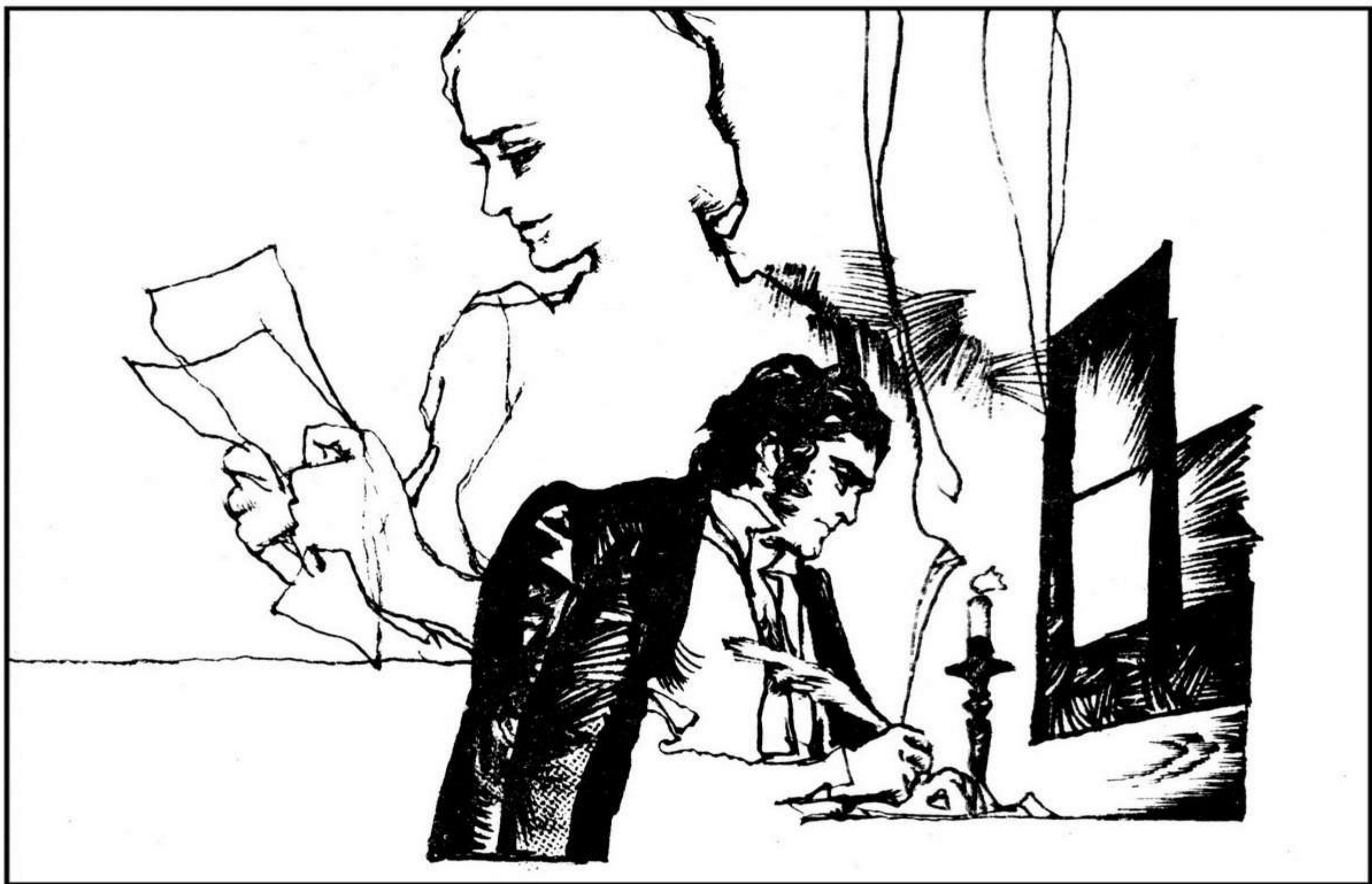
54. 四月，克利斯朵夫接到巴黎方面的邀请，要他去指挥几个音乐会。他极不愿意回到喧闹的社会中去，但关于克利斯朵夫的责任，葛拉齐亚反而感觉得更清楚，她竭力支持他去。克利斯朵夫只得同意了。



55. 他们都沉浸在重逢的喜悦里。克利斯朵夫踌躇了很久，终于向葛拉齐亚提出结婚的事。葛拉齐亚坦白而温柔地说：“不，朋友。”她太敬重，太爱他了，她知道结合只会给双方带来痛苦，她宁愿要目前这种恬淡的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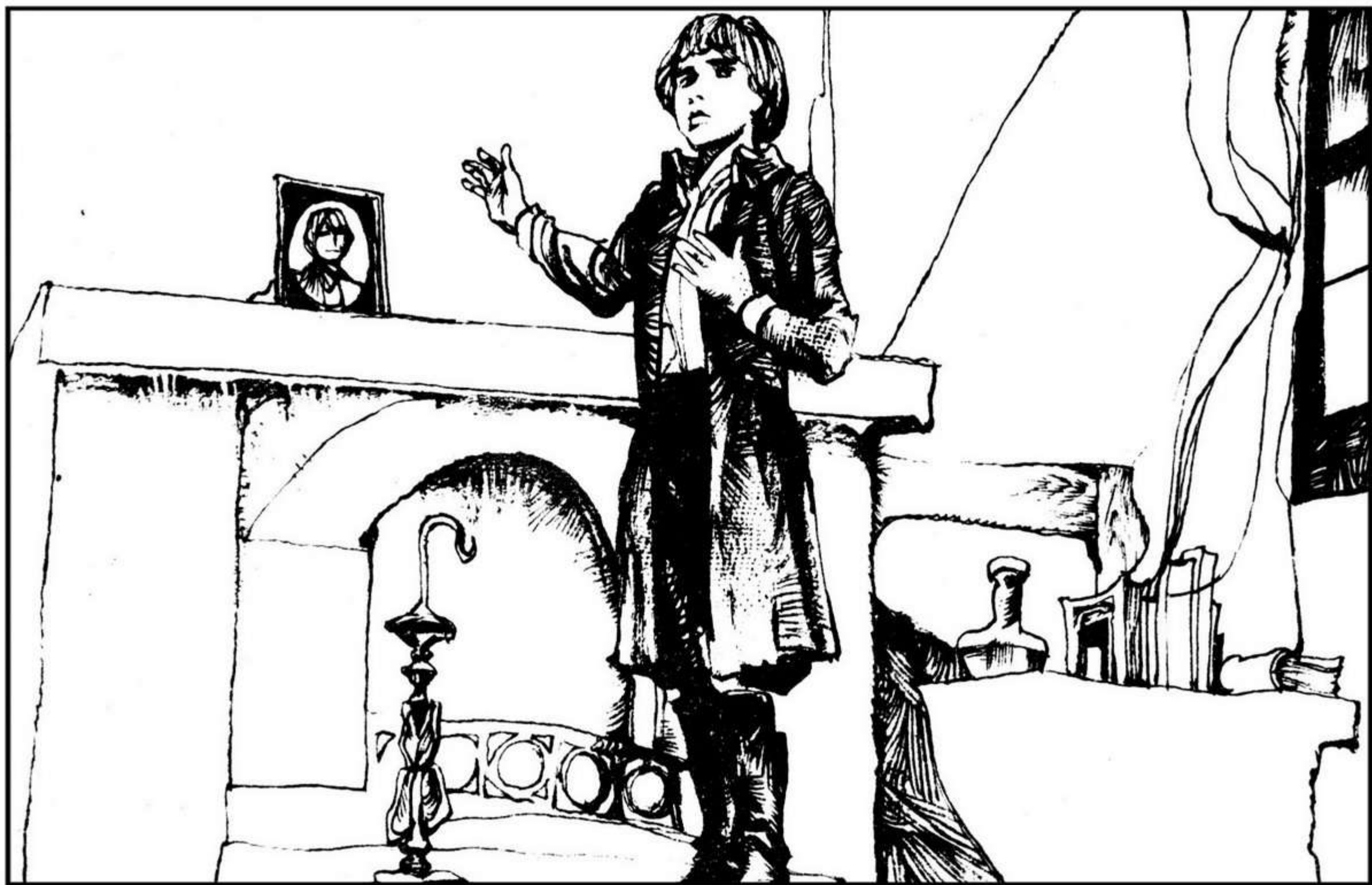
56. 十年退隐之后再回到巴黎的他，不免在社会上轰动一时。这一回捧他的竟是他从前的敌人——时髦朋友和上流人物，一般艺术家倒反暗中对他抱有敌意或猜忌，他们不喜欢他，他已站在当代艺术潮流之外了。



57. 可克利斯朵夫却被新生的艺术界景象迷住了，他的艺术家的好奇心觉醒了。他给葛拉齐亚写信说：“你说得对，一个艺术家只要还能帮助别人的时候，决不该独善其身，所以我留在这里了……”



58. 几个月过去了，克利斯朵夫的种种尝试毫无成效。他眼看自己的一代象潮水般的过去了而自己没跟它一同过去，下一代的潮水又不要他加入。他觉得可以问心无愧地回瑞士隐居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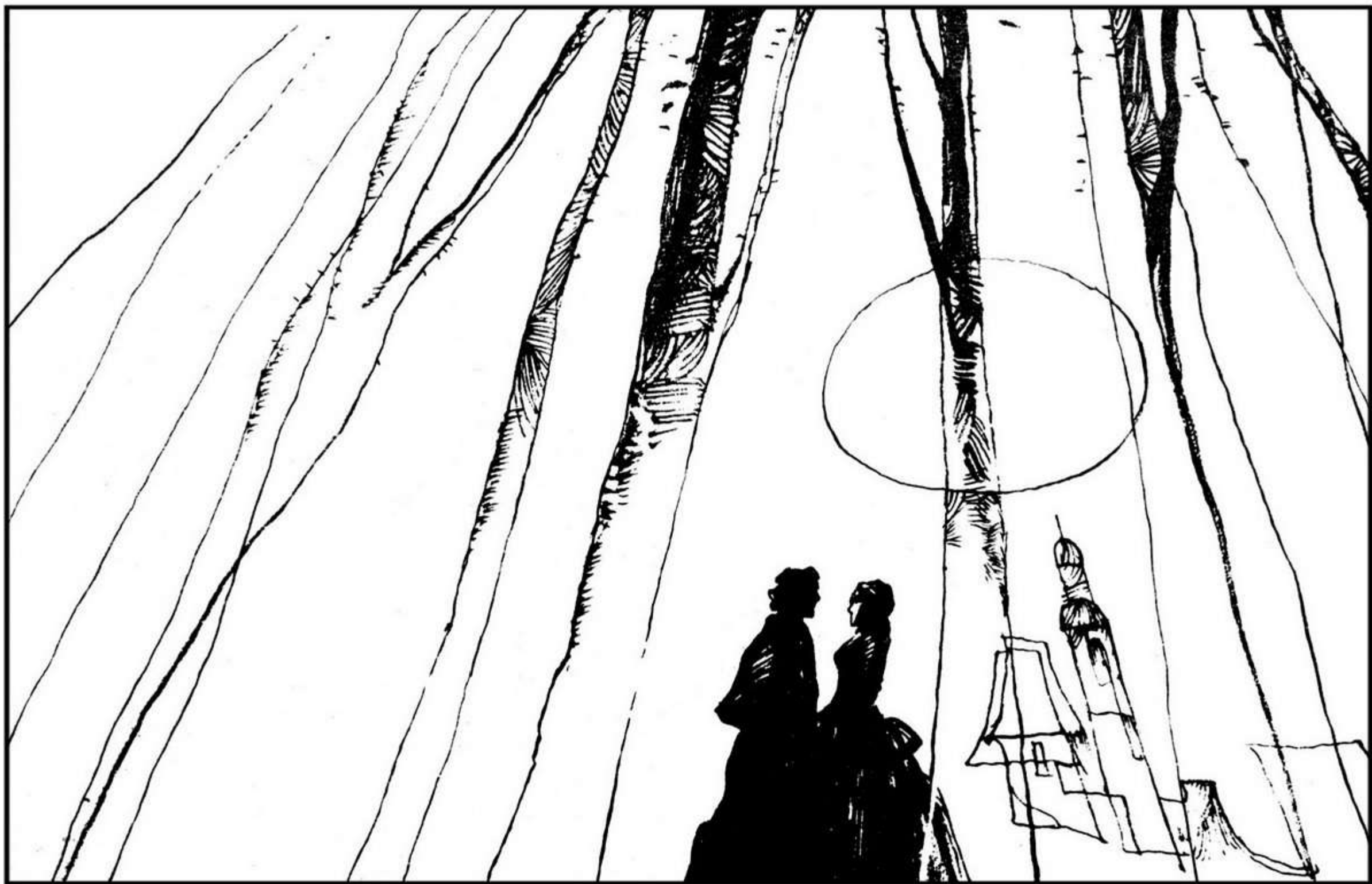
59. 可是，一件突然的事又使他改变了主意。一天，一个名叫乔治的十四、五岁的男孩来拜访他。那孩子指着他壁炉架上摆着的奥里维的相片，说：“我是他的儿子！”克利斯朵夫大吃一惊，激动地把孩子揽在怀里……



60. 乔治说他热爱音乐，克利斯朵夫很乐意做他的老师。可惜乔治是个聪明而任性的孩子，他时而去旅游了，时而又迷上了别的玩艺，常常几个星期不见踪影。克利斯朵夫不愿意责怪乔治。他只觉得快乐，就象刚认识奥里维时一样。



61. 克利斯朵夫看着从奥里维生命中长出来的这棵嫩芽，心里舒畅极了，过去的烦恼、痛苦都被孩子的声音抹掉了。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在這個嫩芽身上复活了。



62. 春天来了，人间的太阳射出一道新的光明，葛拉齐亚到巴黎来了。克利斯朵夫发觉她有些凄凉，心中似乎有什么伤心事。他不让自己去探索，只是竭力替她排遣心头的苦闷。葛拉齐亚被这股柔情渗透了。



63. 葛拉齐亚打算到克利斯朵夫的住处去看看，但她要他答应屋子要保持原状，不要特意整理。约定的日子到了，克利斯朵夫焦急地等待着。他素来把答应别人的事情看得很认真，所以屋子里一张纸都不敢收拾，这使他觉得很狼狈。



64. 她来了，看到克利斯朵夫的屋子里乱七八糟，环堵萧然，摆设寒酸，除了一张桌子、三张硬椅和一架钢琴和到处都乱扔着的纸张外别无一物，朋友清苦的生活使她不禁大为感动。



65. “你是在这里工作的吗？”她指着桌前的座位问。“不，在那边。”他指着室内最黑的角落，那儿有一张矮椅子。她走过去，坐在上面，一声不响。克利斯朵夫在钢琴前坐下，弹着即兴的曲子。



66. 她听到了一颗热爱的苦恼的心的呻吟，她的心中也充满了爱。她好不容易压制着心中的惶惑说：“谢谢你。现在我们来喝茶吧，我带来了点心。”克利斯朵夫端来了茶具，杯子都是残缺的，他一本正经地说这是他和奥里维共同生活的纪念物。



67. 她为他缀好衣服上的扣子，准备走了。“你不会笑我吧，这儿乱糟糟的。”他问。“我会慢慢把它整理好的。”她说。克利斯朵夫忽然跪在地上，亲着她的脚。“亲爱的疯子，再会！”她叫起来。



68. 她答应每周到这儿来一次，但要他保证不再做出颠狂的行为。克利斯朵夫被她安静温柔的气息感化了，他们象两个不拘形迹的好朋友，心心相印、心平气和。



69. 葛拉齐亚的儿子叫雷翁那罗，这个近于病态的神经质的孩子十分娇弱，葛拉齐亚很偏爱他。来到巴黎不久，孩子身上潜伏了多年的肺病爆发了。葛拉齐亚准备带他到阿尔卑斯山中的疗养院去，可她顾虑社会舆论，不肯让克利斯朵夫同去。



70. 到那里后，孩子的病越来越重了，整天发高烧。葛拉齐亚惊恐万状，后悔当初没有让克利斯朵夫同来。傍晚，她忽然看见他沿着小路匆匆走来，她赶紧躲到屋里，跪在地上，心中充满了感激。



71. 他们全心全意地看护着小病人，在他的床头度过了好些个痛苦的日子。雷翁那罗居然渐渐好起来了。葛拉齐亚高兴极了，她挽着他的胳膊，眼中闪着幸福的光芒，激动地叫着：“亲爱的，亲爱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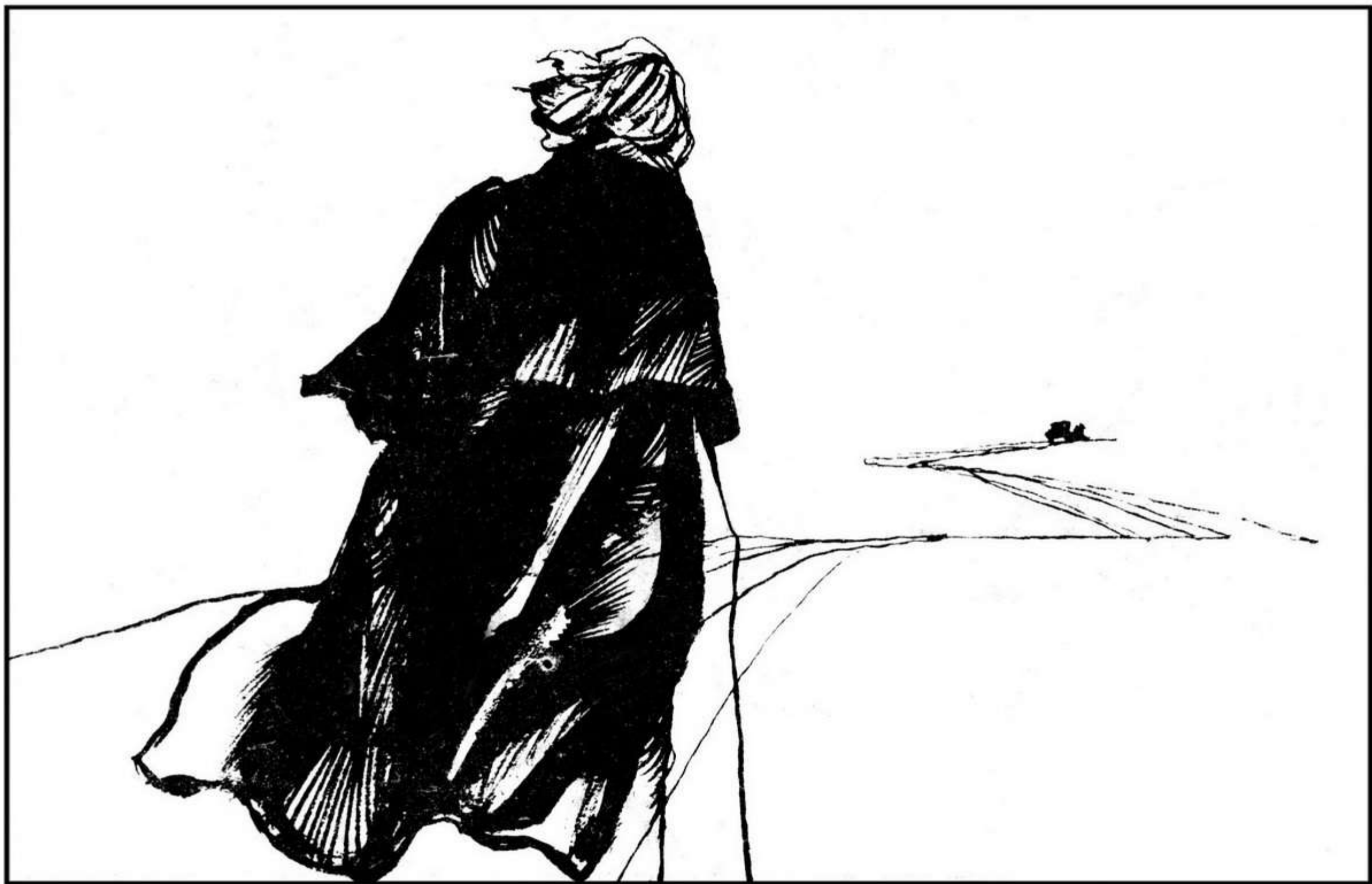
72. 他们又回到了巴黎。葛拉齐亚觉得自己已经有勇气为朋友冒犯舆论了，她准备把克利斯朵夫已经不存希望的幸福给予他。可是没想到这幸福的盘算却被雷翁那罗给搅了——他恨母亲从前爱过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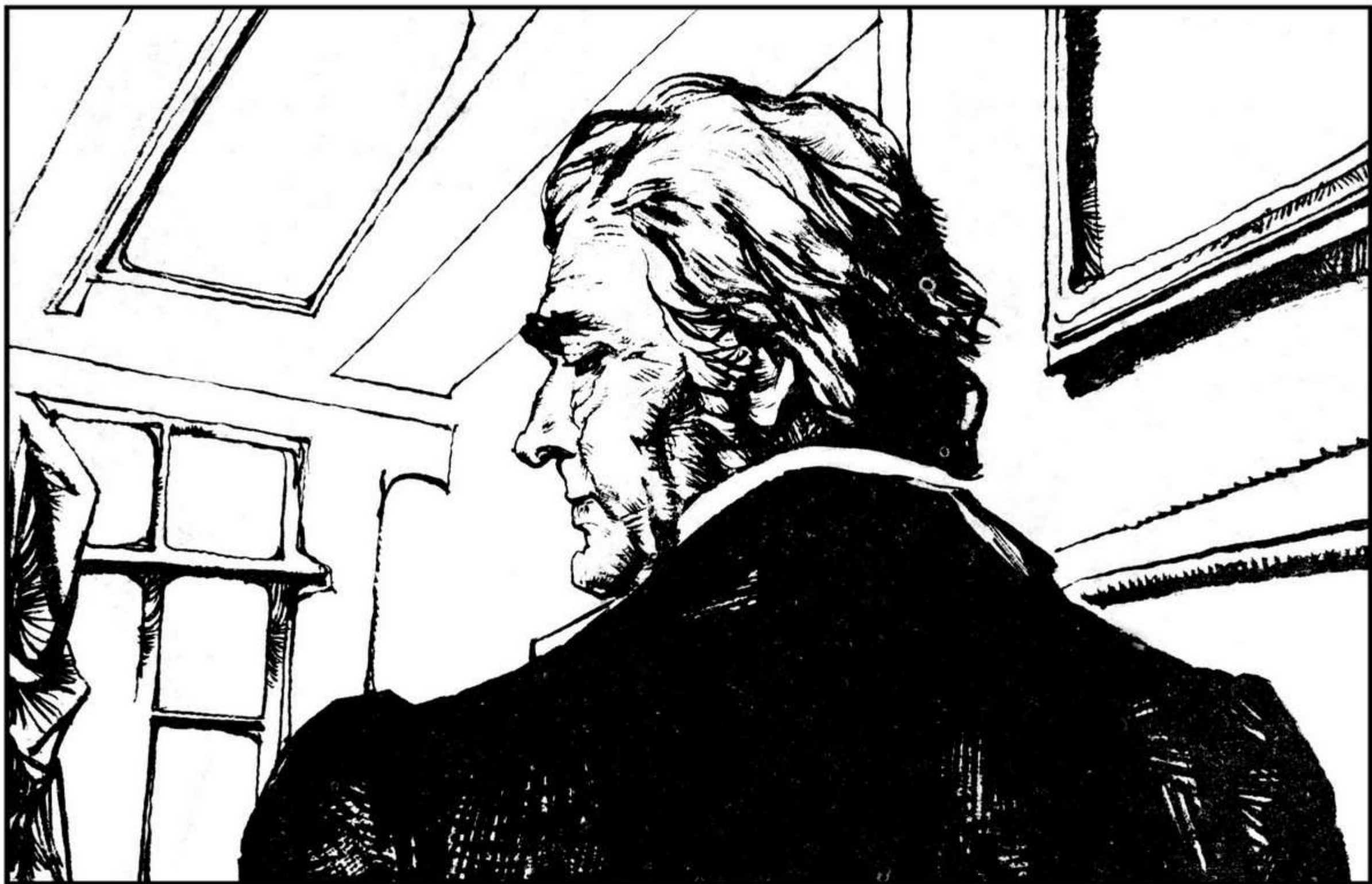
73. 只要葛拉齐亚想和克利斯朵夫呆在一起，雷翁那罗就大发神经，或者抽搐，或者昏迷。他们被孩子骇住了，不再作无益的反抗。



74. 不过，无论谁都无法阻止两颗心的结合，这种神秘的心的交流产生出许多音乐。一天，克利斯朵夫送给葛拉齐亚一册作品，这是他们生命交织起来的乐曲。他说：“这是咱们的孩子！”



75. 雷翁那罗决心不让母亲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他坚持要离开巴黎去远方旅行，葛拉齐亚没有力量拒绝。在九月的一天，他们离开巴黎到埃及去了。



76. 从此，他不觉得再有什么束缚，他不再等待什么，斗争已告结束。他闭门不出，和他心中的人作着无声的谈话，听自己的心歌唱。这时期，产生了最沉痛同时也是最快乐的作品。



77. 生命在渐渐离开他，他终于病倒了。他执拗地拒绝任何人的照料，独自倒在床上。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唯独音乐始终陪伴着他。他一边喘着气，一边大声哼着一曲赞颂生命的歌——其实他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78. 忽然，他听到一个乐队奏起他的颂歌，他挣扎着坐起来，挥舞着手臂打着拍子，乐队演奏得极好，他们竟自动替他奏出续曲来了，他觉得很有趣，高声叫好，纵声大笑。



79. 葛拉齐亚离去不久的一天下午，葛拉齐亚的表姐高兰德差人送了一封信来。克利斯朵夫看了信，走出了房间，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了，神色很镇静、很疲倦、很温和。



80. 使乔治惊异的是克利斯朵夫非常平静，根本不需要乔治去安慰他。他没有痛苦，没有思想，耳畔响着一曲模糊的音乐，于是，他看到葛拉齐亚微笑着对他说：“现在你已越过了火线。”



81. 乔治到高兰德家去，看见她哭得泪人儿似的，才知葛拉齐亚和她的儿子都死了。乔治早就从高兰德那儿知道葛拉齐亚在克利斯朵夫心中的地位，他又紧张又同情，急忙返身回去看望克利斯朵夫。



82. 乐队慢慢远去了，克利斯朵夫仿佛看到了他的莱茵河、母亲、舅舅、奥里维、萨皮纳、葛拉齐亚……他那逐渐死去的头脑在想：我曾经奋斗，曾经创造，曾经痛苦，现在，我要歇一歇了。有一天，我将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



世界名著连环画